

(下) 事故的超大李

不怕難不叫苦 李大超的故事（下）

● 李世昌

獻機祝壽多盡心力

民國廿五年十月三十一日，爲蔣中正（當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）五十壽辰，上海吳鐵城市長提議發動獻機祝壽運動，由中國航空協會主其事，李大超兼任協會總幹事，決定組織「上海市募款購機呈獻政府爲蔣委員長五十壽辰紀念委員會」，會址設於八仙橋青年會，推各界領袖三十二人爲委員，設常務委員五人，大超兼任總幹事，負實際推行之責。預定籌款一百萬元，如期籌足購買客克斯戰鬥機十架，編爲中正隊，於二十一年十月廿四日在龍華機場舉行命名典禮，隨即飛杭州編隊，於十月三十一日飛往南京參加獻機典禮，由上海市推舉十一人爲代表，呈獻蔣委員長祝壽。在明故宮機場舉行盛大的獻機祝壽大會，吳鐵城擔任主席，掀起興奮熱烈之情緒，提振民心士氣，表示擁戴領袖，促使國家復興之氣象，久久猶爲國人所傳頌。此舉實際上由大超主其事，獻替心力，款集事成，出力至多。

大超在上海，除了正式的本職任務外，還兼

理了若干本職以外或臨時性服務大衆的事項。民國廿五年元月十一日，爲蔡元培子民七十壽慶，當時教育、文化、學術界人士爲表示祝賀，特決定三事：

一爲由北京大學的舊日師生，先於前一年發起獻屋祝壽。

二爲編印紀念集，徵集當代名流學者文字、繪畫，彙刊成冊，由徐蔚南負責編印「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冊」（按柳爲柳亞子，時年五十歲）

，由中華書局出版。

三爲創設「子民美育研究院」，由藝術大師劉海粟發起成立籌備委員會，以孫科爲委員長，吳鐵城、錢永銘爲副委員長，常務委員十六人：孔祥熙、王世杰、朱家驛、王曉籟、王雲五、何炳松、杜月笙、沈恩孚、李聖五、李大超、柳亞子、張壽鏞、黃伯樵、舒新城、潘公展、劉海粟。此舉大超亦被推爲參與其事的其中一人。

二八」事變，經過三個月的堅苦戰鬥，與外交行動交涉，戰事雖告暫息，但日軍閥野蠻暴戾，仍咄咄逼人，刺激人心特甚，全國抗日情緒激烈昂揚到了極點，尤其青年學生爲甚。

民國廿五年秋間，上海市各大學・交通・滬江、復旦、光華、聖約翰、同濟等校學生三千多人（內女生三百多人），集結於上海火車站，要求全體乘火車赴南京請願抗日。這三千多學生分佈於車站建築物內外和佔據車廂，作有計劃的阻撓開車，滬寧鐵路爲之停止通車者兩天，影響交通，情勢嚴重。吳鐵城身爲市長，維持治安與交通，責無旁貸，乃命大超在鐵路管理局與黃局長伯樵會同軍警首長（計有警備司令楊虎、警察局長蔡勤軍、教育局長潘公展，以及教育部長王世杰派來的代表總務司長雷震），前往疏導，並謀妥善解決。當時中央限令一天內恢復通車。負責衛戍和公安責任的人，向吳鐵城建議一種強制解決的辦法，派軍警七千多人，每兩人挾持一學生，或加用消防水龍頭來沖散集結的學生，並決定當晚執行，完成任務。其實此批學生的集結請願

上海車站疏導學運

吳鐵城接任上海市長不及一月，即發生「一

行動，實乃另有幕後別有用心者，利用學生對政府的一種陰謀。

大超瞭解到學生的內情和此一行動的背景，認為這一種強制辦法，施之於這批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，必然會造成流血慘案，恰好中了共黨和其他野心集團的奸計，替他們製造搗亂的機會。此時，大超深感事態嚴重，乃向吳鐵城進言，期以爲不可。大超特陳明己見：「經過我連日夜所目擊的情形，及與學生們接觸所探悉的內情，認爲萬不可中人家的圈套，激起青年學生的憤怒，促使其劇烈反抗，造成血案。因此建議，將火車開出各站，使集結在車站的學生，一段一段將其分散，比較容易化解。」大超瞭解到學生在車站、在路軌上已僵持了兩晝夜，在他們疲憊飢餓的情況下，易以分散勸退。

吳鐵城對大超意見，經過一番考慮後，即予採納，隨電知軍警依照大超的建議辦理。同時再

經大超向軍警及路局負責人詳爲解釋，終於把火車開到南翔、崑山與蘇州之間各站，分別停留；再由大超等跟學生代表懇談曉諭，結果大家知道了政府對抗戰的準備和決策後，學生乃接受勸告，願意返回學校，繼續其學業，一場青年學生盲目集結的舉動，乃雨過天晴，未釀成流血慘劇，達成完滿的解決。

韶關省會一大忙人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廿一日，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，以吳鐵城爲廣東省政府主席，大超即奉命和孫仲瑛先於四月初由上海返粵，治辦省政交接

事宜。及至吳鐵城正式到任後，大超奉派爲省府參議、科長、民食調節會主任祕書、救濟會總幹事等職務。吳鐵城住於東山梅花村，爲粵政的各項措施，每天早晨必在其寓所作詳密之商討，大超被指定爲必然參與人之一。並爲配合黨政合作，大超又擔任了廣州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，調治各方，鐵老對之倚畀至殷。時適粵省發生糧荒，大超乃及時代表鐵老商洽疏導，並請治財政部宋子文部長准洋米數千萬包免稅進口，接濟民食，抒解飢餓，得於解決粵省糧食困境。

是年「七七」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掀起全民抗戰，距吳鐵城出任粵省主席僅僅三個多月，翌年敵軍南侵，十月廿一日廣州淪陷，同年十二月二日，行政院任命李漢魂（伯豪）繼吳鐵城爲粵省主席。時大超已先於三個月前擢遷爲交通部廣東電政管理局長，隨同黨政軍等單位遷至臨時省會韶關（曲江）。

於時抗日戰事正酣，前後方以及三、四、七、九各戰區軍政命令情報之傳達，臨海物資之轉運流通，糧食軍糈之調節接濟，關係至大。當時因無線電易被敵方截收，一切重要軍訊、政令之傳遞聯繫，惟以有線電是賴，雖在當時電訊器材極端缺乏之情形下，仍全力克服困難，增加電訊設備，擴大軍用、民用電務，安定員工生活，對前後方軍政聯絡及戰地救濟，防空情報，交通工作諸端，莫不掌握機先，發揮傳送運用之效能。在職七年，爲歷來廣東電政局長任職之最久者。

在此期間，他同時還擔任了廣東省政府顧問，廣東省實業公司常務董事。更兼任中國航空建設協會、國際反侵略協會、中國國民外交協會、中蘇文化協會等全國性省分會主持人，成爲當時戰時省會曲江工作最爲忙碌者之一。其工作、活動、交遊面至爲廣闊，尤其「曲江當時爲入西南湘桂、黔、川之交通孔道，行旅之來往，李公館常常座上客滿。據吾記憶，如浙江省主席黃紹竑，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，閩省主席劉建緒，以及電影明星胡蝶等等，均會駐足李府，人譽李氏交遊滿天下，豈不然哉！」（引自古煥謨輯印「明德軒清芬錄」中「抗戰時曲江回憶」一文）。其實大超在每一服務地區，其所居處都是經常人來人往，廣及黨、政、軍、學各界，及文化、新聞、婦女乃至各社團方面人士，熱鬧非常。

三十四年五月五日，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，大超以廣東省代表出席，廿日選舉執監委員，大超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。同年八月十日，日本投降，隨之大超奉派爲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。按港澳總支部，係在抗戰事起後，即廿七年冬，中央爲了開展海外工作，加強服務華僑而創設，首由吳鐵城於辭去粵省主席奉派主持。經兩年來篴路藍縷的經營，奠立根基，至廿九年，中央爲嘉獎其勤績，特選爲海外部長，隨後出任中央黨部祕書長，所遺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，中央遴派陳碩璽策擔任。大超於戰後承乏此職，在殘破之環境中，建立組織，協助復員，重建各種社團黨務基礎，服務華

(下) 事故的超大李

僑，發揮黨的領導功能。一面嚴密黨的組織，健全社團機構，加強活動；一面團結工商、教育、文化各界領袖與有力人士，從而結合華僑力量，向心政府。更且協助國內慈善公益、災難救助及接待黨政社會有關人士來港的活動。前者如三十六年五至六月間兩廣洪水爲災，爲三十年來所僅見，乃積極發動港澳各界籌賑救災，先後策辦或主持多項救災活動，除獲得東華醫院、鐘聲慈善社、胡文虎及其相關事業機構，慨捐巨款外，並另有後繼之活動，如舉辦全港公開游泳比賽大會籌賑救災，以及其他各界團體或個人捐獻，都有很熱烈的支援。後者如楊虎將軍（時任全國海員工會理事長）來港宣慰全體海員及僑胞；杜月笙來港休養；許世英來港暫居（留港十五個月，後以張羣出任行政院長，受命赴南京接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）；孫科（哲生）副主席蒞港訪問；張向華（發奎）將軍來港報聘；馬超俊（星樵）部長來港宣慰勞工；于斌總主教來港訪問教友、慰問僑胞；大超均以主人的身份，分別予以熱烈接待，或邀約在港有關人士（團體），或設宴款待，或茶會座談，或舉行歡迎（送）會，竭誠協助各人來港任務的達成。酬應各方，建立公私友誼，發揮黨的任務之擴展，收到上下交流，縱橫相應之效。

輔導完成普選工作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，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，大超以國民大會代表出席參加，達成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歷史任務。翌年第一屆國

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選舉，大超奉黨的中央派爲廣東省選舉指導員。全國各地於一月廿一日開始投票，廿三日完成普選工作，大超在廣東亦依限達成選舉指導與輔導的重大任務。

民國四十年春，結束在港事務赴台，四十二年陳誠任行政院長時，被任爲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，嗣後改隸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仍任爲委員，並被聘任僑務委員會顧問。由港來台「歸隊」，並未再任黨政實際權責的職務，但仍一本「黨員」的責任，從事其反共鬥爭的志業。自此起先後任中華民國總工會、全國營造業聯合會、中國外交協會、華僑救國聯合會、中越文化經濟協會、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、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、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，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等團體之理事、或常務理事、或理事長、或祕書長等職務。

在台期間，先後於四十一年參加中華民國赴日經濟考察團赴日考察，自十一月廿一日至十二月十日，爲期廿天，共到東京等十二個地區，考察其工商事業，戰後人民生活、社會習尚、文化教育及政治經濟實況。五十二年九月間，出國赴美、歐、亞各地考察訪問，由九月一日至十一月一日，爲期兩月，先後到達美國舊金山、洛杉磯、西雅圖、芝加哥、華盛頓、紐約，再轉赴英國倫敦、法國巴黎、義大利羅馬，再轉黎巴嫩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泰國、越南、香港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馬來亞等地。所到各地考察時間雖短，但所得印象則殊深，均有詳細考察觀感，爲文詳盡。

記述（均刊入「無難齋文存」三七六頁及四八七頁），分別送請有關單位參考，並在全國營聯會報告。

大聲狂笑人真爽快

大超平日居家，以孝事親，向具至性，除其父秉興公在鄉經商，高年六十，身體尚稱健碩，不料突於民國三十年冬遽疾擗棄養，時大超服務韶關，得電後即星夜奔喪，哀毀盡禮，居喪數日，因局勢緊張，即回任所。對其母張太夫人，在大超先後任職上海、廣州、韶關、香港乃至台灣，均能板輿迎養，晨昏定省，曾於服務申江時，以中國文化館名義，發起徵求海內外賢達，感念母德母儀者，各選文紀念，於廿七年彙輯印行「我母親」一書，上下兩冊，分贈親友，一以眷念母親劬勞，一以闡揚母教微儀。以自己對母親的孝思，擴及親友及社會大眾，如左傳所謂：「穎考叔純孝也，愛其母施及莊公」的美德盛意。民國四十年來台後，每年其母誕辰之日，都必邀請至親好友同鄉，在家以自助餐會方式，表示慶祝。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廿四日（農曆六月初一日）爲太夫人八秩壽辰，大超乃舉行擴大家慶，假台北市三軍軍官俱樂部設壽堂祝壽，擺壽宴款待親友。另由在台長官及友好發起「李母張太夫人八秩榮壽徵詩文啟」，具名爲發起人者有張道藩、許世英、張羣、馬超俊、黃鎮球、黃國書、梁寒操、羅卓英、蕭同茲、周雍能等十人。此舉，在大超乃以國難未平，河山未復，並世名流，尙皆避壽，遜謝不遑，惟具名人等終覺太夫人懿德淑行

(下)事故的超大李

，宛宛女宗，不可無所表彰，以揚麻勵俗，所以有此徵詩文啓，以期彙集鴻文詩詞，以表紀念之至意。太夫人年登上壽，在民國七十六年以一百零九歲高齡，始歸道山，乃國之人瑞也。大超夫人王孝英女士，出生福建閩侯，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，初任福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及福州第一中學校長。大超任職上海市政府後，孝英則先後任滬市務本女中、中國女中校長。民國廿二年孫科（哲生）繼任第三屆立法院院長，王孝英被任爲立法院立法委員，並在滬創辦中國女子中學。廿六年四月，大超返粵工作，王孝英亦隨而南來，轉任穗市第二中學校長。抗戰起後，在曲江黃田壩電政局附近創辦交通小學一所兼辦幼稚班，致力於戰時兒童保育工作。勝利後復員廣州，任粵省臨時參議會議員。行憲後，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至廿三日，全國同時舉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、立法委員選舉，王孝英於南區教育團體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。三十八年大陸變色，於三十九年隨政府來台集會，直至七十九年初辦理自退。公子李建祥（廿六年六月六日在廣州出生），曾在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肄業，後赴美入加州州立舊金山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系畢業，旋入美國國防部任職，曾被派往香港、西德、吉隆坡等地工作。六十七年受聘中華民國國防部電訊發展室顧問。娶媳婦李雪蘭（美籍），有孫兒二人，長名德森，次名德華。大超爲人曠達，本性爽直，志行堅貞，與同志朋友交，熱情誠摯，坦蕩豪放，自出校門後，即獻身革命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從不怕難，從不叫苦，因特將其居停名爲「無

難齋」，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輯印「無難齋文存」一冊，全書六〇二頁，四十五萬言，全是他工作的記述，革命的實錄。張震西爲撰「無難齋序」中有言曰：「大超吾黨革命健者，革命爲其天性，與生俱來，涵於心，溢於腦，瀰漫於意識思想，發爲言論，見諸行動，冒險犯難，勇往直前，利不可誘，威不可屈。」又謂：「吾黨先進，以及政府當軸，有以英豪器大超，大超固不難

難齋」，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輯印「無難齋文存」一冊，全書六〇二頁，四十五萬言，全是他工作的記述，革命的實錄。張震西爲撰「無難齋序」中有言曰：「大超吾黨革命健者，革命爲其天性，與生俱來，涵於心，溢於腦，瀰漫於意識思想，發爲言論，見諸行動，冒險犯難，勇往直前，利不可誘，威不可屈。」又謂：「吾黨先進，以及政府當軸，有以英豪器大超，大超固不難

東挪西檢集（三）

黛郎

美女早市七絕雜詩

為羨街頭果餌香，小兒啣指暗呼娘；
匆匆買與紅心薯，猶囑歸分阿妹嚐。

朝露沾鞋半染衣，街頭濃霧比人低；
曉涼敢說儂辛苦，昨夜陶朱負米歸。

邵元冲立院領乾薪

邵元冲（翼如）當了立法院副院長，有一次

他開列十人名單，要院長孫科發表爲立法委員。孫科大罵「閩家剷」，邵碰了一鼻子灰。孫也一怒由南京去上海，後來經人調解，孫科才回石頭城。

事後，某中央要員好在政治會議上說

明：「立法院副院長的責任，僅能在院長有事故時代理一下；此外是由院長當家的。」散會後，

邵元冲從此不到立院，也不辭職，以拿乾薪過日子，辦他的「建國月刊」，嘗自謂是「臥薪」

睡在席夢斯上，每月有人送薪金來！」

抗戰期間，大陸後方人民生活清苦，但支持抗戰，情緒激昂不以爲苦。某女士，麗質天生，艷光照人，多才多藝，布衣粗食，養兒育女，操持家務，毫無怨言，寫了七絕六首，署「名南女士」描述在陪都重慶郊區知識份子家庭婦女生活情況，題爲「早市雜詩」，刊登在某報副刊。詩云：

嫁得相如已十年，良辰小祝購葷鮮；

一籃紅翠休嫌薄，此是文章萬字錢。

嫁得詩人福不慳，當年儂影遍江南；

連年聽慣隔村雞，早市須乘月半西；

遽下繩牀猶小立，嬌兒懸嘴尚哀啼。

一籃一秤自攜將，短髮蓬藍上菜場；

趨熟人常掉首，佯看壁報兩三行。

嫁得詩人福不慳，當年儂影遍江南；

連年聽慣隔村雞，早市須乘月半西；

遽下繩牀猶小立，嬌兒懸嘴